

江花

浅草

A10

网络时代诗歌何从

■文/张世维

“纸鲤鱼/挂在高高的竹竿上/向别人卖弄它的威风/可不管它怎么卖弄/人都知道它不过是纸鲤鱼”。这首颇意味的小诗并不是诗人或是诗歌爱好者所作,而是笔者作文前用猎户星写诗软件生成,用时仅数秒。再看猎户星首页上所写,“读多了诗坛上那哼哼唧唧不知所云的诗歌,我们才知道读不懂就是现代诗的本质,胡乱搭配是现代诗的法宝。在没有大师的年代,我们,让所谓的诗人滚开!现在,我们自己也会写诗!”

此话虽粗,但细思后也不无道理。自朦胧诗派后,晦涩难懂逐渐成为部分人心中新诗的标志,再加上一些所谓“诗人”的作品的确不知所云,没有大师的诗坛遭人讽刺似乎也是正常的。但这种作诗软件是否会对诗歌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我不禁有些担忧。2004年,猎户星作诗软件在中秋数天作诗15万首,其中不乏佳作。人们难免联想,有此软件,还要诗人何用?其实不然。这种软件的制作者从一开始便未弄明白诗歌的意义。从“关关雎鸠,在河之

洲”到“从前车马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诗歌从来都是“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诗歌的创作尤其是佳作的诞生往往不是为了被欣赏赞扬,而程序的设计者显然弄错了方向。

再想想为何在网络时代,大师们都销声匿迹?我认为正是因为网络。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每个时代都不乏大师,而网络时代的大师们则更容易被数据淹没,无法驻足在大众眼前。那么曾经的诗人是如何成名的?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惊才绝艳,无人能敌,自然酒香不怕巷子深,能够脱颖而出,如李白之流;二是才华较为出众,且有很好的硬件条件,如相貌俊美,如潘岳,或是出生于名门望族,有足够的财力人力的支持,如陈子昂,抑或是自身权势在握,德高望重,如欧阳修;三是幸得伯乐,如苏洵。新诗诗人虽更偏重于诗歌发表后为人追捧,但这也不离三种情况,如海子、徐志摩、胡适。而当代诗人呢?成名之路只有一条,投稿加发表,然后就是编辑们的事了。只是,稿件由纸质稿变成了电子稿,

只要写过东西的人都可以随意投稿,不需邮费不需质量。大师们投出的作品被良莠不齐的诗海淹没也就很正常的了。

不知从何时起,诗人成为一个饱受调侃的名词。当代诗坛面临着旧体诗无人看,新诗又太乱的问题。自新生代诗群开始,诗歌创作者愈来愈追求诗歌的个性化,有的不惜哗众取宠,一些媒体觉得可以炒作,于是各种诗人便层出不穷。从“下半身诗歌”到“乌青体”,最普遍的反应莫过于“这也叫诗?!”不过,我想说的是,这些诗歌创作者并没有错,至少他们敢于创新,也在不断开拓诗歌的疆土,但一些无聊或是缺乏对新诗审美能力的人或媒体往往自作聪明,推波助澜使这些小众的诗歌进入大众眼球并宣称:“看,这就是新诗的代表!”于是愚蠢的人嘲讽,清醒的人叹息,角落的人写诗。

网络总能让人自以为是,也很容易把是变成不是。一些比较文艺或是附庸风雅的网民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上传一首不知所云的“诗歌”,心中忐忑不知优劣时,好

友的鼓励、下属的马屁、缺乏审美能力的网民随意点赞立即为这位树立了信心,自我感觉好的立马坚信自己是当代诗仙、太白转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于是,这样的“诗人”与日俱增,即使其作出的旧体如白话,新诗似儿歌。

歪曲事实传播谣言也常有。无聊的人总喜欢鸡蛋里挑骨头,并视这种“洞察力”为资本。网络中盛传的“梨花体”不过是诗人赵丽华极少的创新之作,其佳作反而不为人知。余秀华被冠以“脑瘫诗人”之名,以一首《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红遍大江南北,而大部分人关注的不过是她的头衔与奇异的诗名。

若问我,网络时代诗歌何从?我想,只要还有人翻看唐诗,便自有归处。

青春宣言
qing chun xuan yan

南方的梅

■文/张凌云

古代文人雅士对于踏雪寻梅有偏好。在隆冬枯寂的岁月里,于漫天飘雪中走出家门,去驿外断桥边、原野灞桥上、竹篱茅舍外寻得几枝寒梅,觅得几句“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今冬雪未消”词句。

我也曾盼望过那样的时刻,踩着酥酥的积雪,顶着冽冽的寒风,于山林间徘徊寻觅,于沟壑间苦苦寻找,忽然一转头,却见一枝疏影或淡淡伫立于溪边,或斜斜倚立在路旁,如同天外飞仙瞬间击中我的凡心。于是那一刻,恨不能破茧成蝶,于雪香弥漫中随风而去。

只是,那样的曼妙场景从未在现实中出现过。南方的冬日,总是那样暖洋洋疏懒懒,即便有冷空气到来,带来一段时日的寒流,可不消几日又偃旗息鼓了。仿佛一对爱吵架的夫妻,纵然丈夫气极咆哮了几句,可平日家里仍由爱唠叨的妻子做主。

于是,常常在冬日里,天气暖了,腊梅开了,春梅结朵了;天气冷了,腊梅香了,春梅还未发;气温升高了,腊梅花谢了,春梅却又开了……人和植物都有着一种被调教的无奈,只是植物比人更加

敏感而可怜。

六九里的艳阳天,气温是那样疏懒,阳光是那样温和,扑面的风里已夹带着丝丝春意,枝头上鸟儿格外忙碌,往来翕忽,似乎也在赶着人间的年味。向阳山坡上的红梅已次第开放,粉红的小花瓣,金丝似的花蕊,在艳阳下显得有些许妩媚,仿佛三月的桃花或红杏,幸而有淡淡的香味在枝头弥散,才没有让芳心错许。

南方的冬,有着那么一些不入调,南方的梅,便少了那么一种遗世独立的美。

也许古代的气候成就了梅一身的气质和风韵,她只能存在于唐诗宋词的优雅篇章里,只能附身于旧日时光的浩瀚烟霞中,她是唐人心底的那一片相思,借由寒冷凄清的他乡岁月,悄悄地问一声“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她是宋人心中的那一抹欣喜,因着知己的到来,才知“寻常一片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走在山间干净而平整的绿道上,放眼那些被精心移植而来梅花一簇簇、一丛丛地在冬日的暖阳里恣肆地微笑,心中忽然想起那杭州孤山上梅妻鹤子的林和靖。

儿时拜年趣事

■文/陈桂玲

我的老家在苏北,小时候很贫穷,山芋、玉米等是日常口粮,很少吃上大米、白面,就是炒鸡蛋,也要有亲戚来才能吃到。对孩子们来说,过年是最快乐的事,不但可以吃到白面馒头、饺子,还可以品尝到平时吃不到的肉。那时的孩子,总是掰着手指头,一天天数着过年的日子,盼望春节早一天来临。不但有好吃的,还有新衣服穿。除夕晚上,满满一桌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喝酒,吃肉。不仅大人喝,小孩子也可以破例尝一下酒的味道。

大年初一,大人们早早起床,用糯米面包好汤圆,预示着一家人团团圆圆。一向爱睡懒觉的孩子,也不顾天气寒冷,很早就起床,先少吃点汤圆,然后出去拜年。孩子们三五成群,到长辈那儿去磕头。双膝着地跪着,屁股撅得老高,一边磕头,一边偷眼瞅着大人身边,看是否有花生、糖果之类的吃食。同时,嘴上还念念有词:“大叔、大婶,我给您拜年啦,祝您老人家长命百岁。”大人们会把孩子拉起来,边拉边说:“快起来吧,年到老远啦。”顺手抓把花生或糖果,赏给孩子们。小孩子嘴上说“不要”,手已经伸过去接了。若是哪家给的东西多,孩子们就会喜笑颜开,一旦哪家给的少,刚出大门,他们就撅着小嘴嘟囔“小气鬼”。

拜完东家,拜西家。把本家族的长辈拜个遍,然后找个避风墙角,掏出自己的战利品相互攀比。东西多的孩子,脸上写满了自豪,会很大方地分给东西少的孩子。也有东西多的孩子舍不得的,用手捂着自

己的口袋,他的旁边会挤满了要东西的孩子,伸着小手,用哀求的声音说“给我一点嘛”。被要的孩子很无奈,把自己的劳动果实分给别人,他们十二分的不情愿。实在逃不过,会一边分,一边嘟囔着小嘴说:“我没有了,就这么一点点啦。”一分到东西,孩子们便高兴兴地吃起来。

玩的好孩子们还会互通有无,你给我这种糖,我给你那种糖。在交换战利品的同时还要交换一下拜年心得,哪家比较大方,给的东西多,明年先到他家去。哪家东西给得少,明年最好不去他们家拜年。

拜完年回家,懂事的孩子会拿出自己的战利品给哥哥姐姐,让他们也分享自己的劳动果实。这时大人已包好了饺子。为了祈求在新的一年里生活富裕,会在饺子中包上硬币、麦皮、豆腐渣等东西。吃到硬币,预示着在新的一年里会发财,吃到麦皮的,有福气。大家都盼望能吃到硬币或麦皮。吃到豆腐渣的人可就惨了,意味着他很笨,运气差,大家都会笑话他。每个人都唯恐自己吃到豆腐渣。就在这样的欢声笑语中,全家人吃完新年的第一顿饭。

现在春节拜年的传统还在继续。不同的是,大年初一早早起来,要准备好花生、糖果,预备着分发给我拜年的孩子。望着那些嘴里喊着祝福语羞涩而又急切地从我手里接过糖果,像我当年一样喜气洋洋的孩子,心里会生出别样的滋味。